

曹明傑先生追思文

（上）

小舅曹公明傑
長甥王肇翰

一、僻壤家開風氣先

舅家曹氏，居湖北棗陽北鄉，太平鎮南十里之高拱橋村（今行政村名高公），小舅明傑生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七日（民國十二年，癸亥歲八月初七日）。

棗北缺水，苦寒閉塞，又處鄂豫省界線上，盜賊匪患，擾攘不斷。是有名的窮落後地區。但我舅家世，卻因交通、人脈之便，及自身的操守智慧，得以開通風氣、持家事業。

在大片封閉的土地上，卻有一條土路交通線，並且是古今行軍商旅的南北官道上的重要路段。唐子山至棗陽城，穿街而過的有太平和草店兩鎮店，穿村而過的只有高拱橋一個莊子。原因是橋，棗陽境內的沙河有稱盪水，古籍中僅《水經注》和

引言

我的小舅曹公明傑，去年七月二日在台北辭世。今年清明節正含悲追悼，得棗陽旅台同鄉會秘書顏嘉德先生電話，囑我寫一篇小舅少年時期的文字，放進他擬編寫的紀念集中以為補缺，當即感激承諾，半年來曾不斷緬懷和小舅共同成長的青少年情狀，神往故鄉風物和舅家庭院，然執筆為文，又覺蕪雜難裁。我已度過八十五歲，於當年的小舅生活，恐是僅存的共歷者。而近百年的故鄉巨變。昔時的人地風物已鮮有人知，何妨藉緬懷之機，就回憶所及，不計工拙繁簡，為鄉親留下一絲變化痕迹，求杜主編及編書鄉親鑒諒！

南齊地圖冊載為澧水之名，在太平鎮東鄉遺存的碑碣上發現，澧水卻另有其河。唐子山東三戶劉一帶綿延的山崗中溪流，至雙河鎮匯為東西諸村，即為澧水，意為地下沁出之水。至高拱橋東北，會合雙河之東河，南下里許，忽轉向西，截斷鄂豫管道，流向羅橋，匯入現在的羅橋水庫。官道截斷處，就是這座工程艱巨，而又質量特佳的高拱橋。我幼時聽到的傳說是：修橋挖基坑、沁水泉眼多，土鬆水大，塌成一個大潭坑，只好暫時停工，窩在工棚想主意，拜天拜地求保佑。有天大雨，人們在工棚裡，只見工地上二頭青牛在坑中翻滾。似在與水怪搏鬥，又像拱石堆砌，雨停了，工人跑來看時，這橋竟然修好，橋上一人，滿身泥水，正呼呼大睡，仔細辨認：原來是一位高姓掌班的，他們立即得出結論，神仙附體，化牛修橋。這橋卻是好看，橋沿高出兩三寸，橋板整齊，嚴實合縫，以後經過鐵輪輾馬蹄踏，竟然沒有磨損痕瀕。人們稱為神橋，以為高家祖先相助，因名高拱橋。高姓的人也就在橋北沿官道建房居住，曹家來了，接高姓住宅向北延

伸，他們發展很快，我兒時見到的至少有高姓的四倍，且家寬業大，有兩座粉房，一片飯鋪，兩個塾館，面向官道，有兩座高大門樓，聯著縱深住房的三條巷道。表現為本村莊的主體居民。民國初年，又來了銳氣十足的程家，接曹北延，雖只三兩戶，卻開了粉坊、糟坊、塾館，出了一位抗戰前夕太平鎮的聯保主任（鎮長），一位本村的第一個大學

生。

一九四〇年，抗日的棗陽會戰，範圍廣，時間長，鬼子坦克衝直闖，自然利用了高拱橋，日鬼退後，縣府不令全縣挖交通壕，這橋當然要拆，可怪橋石堅固，橋板都難拆下，於是兩頭挖溝，置橋於河心，一九五二年後，恢復修建唐棗公路，沿用此橋；直到一九七〇年，我以下鄉居民身份返原籍時，乘公路汽車仍從這橋過，直走村內舅家。又過兩年，高架在上游的公路橋正式通車，高拱橋才在清靜的環境下，服務於本土子民，守護著一方靈氣。

再說人和：二十世紀曹家的輩份字輪到『正

大光明，元亨利貞』，有光字輩四弟兄分家時，按『長子不離中堂，么兒不離娘房』的宗法禮俗：長房住堂屋及後院，么房住廳堂和前院，二房和三房分到「吊莊」。三房光運早喪，兩長女已出閣，爲護佑幼兒寡母，在長房院內挪出兩間房屋居住。二房也不去吊莊，在官道旁開了一片飯舖。長三、么三房各有三女，加上二房的獨生女兒，共稱十姊妹。兒子卻只有三人：三房光運一子明芳；么房光山兩子的明照、明傑，也按禮法：明照承桃長房。就在『中堂』成親居住。堂上只寡母一人。她不願操心。明照在外讀書，媳婦帶著土地仍回前院生活勞動。二房的人也早在一九三五年去世和出嫁。這樣兩代十幾口人，只有一個男性長輩么叔光山，成了這個『獨聯體』的家長。他尊重寡嫂，教導子侄，安排待嫁女兒們婚事，使各房順遂，家裡家外從未滋生過糾紛，我從童年到十七歲從軍離家之前，多在舅家住，從未聽過誰有怨言，家庭和睦、子女順利成長，這是「人和」之一。對青年男兒來說卻遠遠不夠，他們需要新知識，實現高追求。恰

巧九姊妹的婚姻關係，織就了這樣的網絡：我的姨父們（含家父）有三位是教過舅舅們和我的學校教師；有兩位是基層軍政人員，有兩位是我的大學長。最重要的是太姨父著名教育家冷述之。青年時響應北伐革命，爲北洋政府治下的惡勢力追捕，後至武漢入武昌藝專，畢業後返襄陽五中任教，抗戰爆發，隨校護遷鄖陽，並續在省聯中、省八高、省八師諸校擔任教師和主任，建設時期回棗陽創辦棗陽師範並任校長。從襄陽五中起，即帶明照隨身就讀中學和鄉師（抗戰中遷房縣稱六師），小舅和我讀八高時，仍由他直接授課。明芳年最長早在太平鎮廣昌學校就讀，抗戰中已和畢業的校友投軍做宣傳工作，我聽他講軍中故事，看到一個抄滿了抗戰歌詞的小本子。第二個女婿是家父王雲傑號純民，參加北伐，畢業於第四集團軍隨營軍校，多次作戰，染疫腹腫，病重返鄉後在本地從事教育終身。小舅和我，以及兩位年輕的姨父，都是他的學生。第三位張心一，資深塾師，曾任村小校長，抗戰期間，於烽火縫隙中就館授四書及古文，以護國魂。

王節文，住棗西二廊廟，抗戰時任當地保長，家叔王全清抗戰時隨桐柏游擊司令姜伯明作戰。

大人小孩共期盼的是正月初四，眾家姑娘各駕牛車來拜年，姊妹相會，母女團聚。女婿們齊集客房開始大吐露大交流；時事國事家務事，鄉情年景莊稼話，三房輪流款待，也就一談三天，間以河灘散步，南大廟中看壁畫，兩位大舅以主人身份相陪，小舅和我除聽命跑腿侍茶外，只能靜靜聆聽。拜年聚會後數日，舅舅們又要回拜，曹家三房的長女是我母；么房的二女是我孀。兩位在娘家是堂姊妹，在我家是親妯娌；不到一里的鄰村榮家，是么房的三女，回拜時三對郎舅又次聚晤，顯得更隨便自由，他們步溪流、評莊稼、讀碑碣、說風俗，這些情景，於渴求生活知識的小舅和我，當很珍貴。小舅長我四歲，觀他在學校的任事作為，已得此薰陶多多。

二、國難求學千重山

小舅讀書，開始於本村的南廟，它有塾館的

教學方式，但不同於家族延綿教讀的塾館，因為廟宇是地方一定範圍的公眾文教設施，教師由地方頭人聘請，本範圍的學童皆可入學。小舅乳名九如，大他一歲的堂姐名蘭子，二人是十三個姊妹弟兄中的最幼者，進學堂取學名，九如名明傑。蘭子名明華，她算曹家女孩子有學名的第一人。明傑讀論語，明華讀女兒經，後來在外讀書的哥哥們，叫他們改讀鎮上公立學校的課本。

和小舅由童年友伴轉為少年同學是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座落在太平鎮寨牆東北角內的關帝廟大院，建有兵營的房屋，北伐軍到達湖北時，將廟產一律收來辦學校，加上兵營房舍，辦起過規模較大的現代學堂，不過學校常會改名，迭有興廢，如廣昌學堂，區立太平鎮完小（一部，清涼寺是二部），太平小學……。一九三六年關帝廟大院又住了兵，兩位老師帶了一個複式班的學生，蜷在附近一個小廟內上課，也是這一年，一些北伐軍的青年軍官們，陸續回鄉，他們一活動，次年又在關廟大院辦起了實小，校長張瑞階，家父是訓育主任兼體操課，教

五年級的國語。小舅十四歲，我十歲，都進入這個高小班。國語教師意味級任老師，當時指定小舅爲本班的保長，（時正推行保甲制，學校仿此，班爲保，座位一排爲一甲）。

教職員齊心扣手，有課本的正課是六門，除算術外，第二天早自習時背誦，背不下來不得吃早飯，有位同學楊德明，經常不得吃早飯，小舅說他是迷墩。幾十年後，這位同學頭髮白了，我們還是這樣叫他，他說當年曹明傑給他叫的這個名，使他躲過了政治運動中許多窮追猛打。這是後話。且說一九三七的學校裡，體操課實際是軍訓，除列隊行軍一般操練外，還有刺槍拳術，常和小舅在稻場裡表演。張校長教音樂課，這種氣氛和情緒，似乎有大事要發生，果然，期考時爆發了對日本的全面抗戰。暑假中家父和幾位同齡的教師，去襄陽鄉鎮人員訓練所受訓，很明顯，這是因應抗戰，輸送一批新型幹部政權基層。下學期，小舅和我繼續回校，新替代的教師是鎮上兩位在襄陽畢業的中學生。人們關心的是時局，常整隊到鎮上一家軋花廠裡聽廣

播，話聽不懂，卻充分感受到激昂悲壯的情感。半年時間，鬼子佔了平津、上海和首都南京……學校在沉重的氣氛中和一九三七年同時結束。小舅和我這撥學生，在今後日月裡休想正常求學了！

一九三八年是中國重要的一年。去年半年拼死抗戰的軍民，他們的血肉未能築成物質的長城，以阻擋工業強國的大炮坦克和飛機；他們的英魂卻築成了不屈中華的精神長城，這長城不但要保住這個國家，而且要使它復興！這就是在連連戰敗中，卻掀起一浪比一浪高的抗戰高潮。這裡有必要插敘一條半個世紀後我獲知的史料：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遷都決議案：其內容是：我對日終不免一戰。敵強我弱，必須利用大西南的人力物力，堅持長期抗戰以取得最後勝利。爲此決議：戰端一開，將國府遷至重慶（檔案可查）。兩年後戰端開了。國府按決議案西遷。作戰統帥部的軍事委員會、依戰局發展移駐武漢，現在指揮徐州——台兒莊會錢，同時組織大武漢保衛戰，棗陽已在作戰圈內，隨時會成爲戰場。



王肇翰：湖北棗陽市人，1927年生，劇作家。

在學校，訓練我們排隊唱歌，在街邊給過路軍送水菓，並「糾察」商販賣東

太平鎮學校停了，明傑小舅在家就讀南大廟的塾館，並助理家務。我的家為我讀書。這些年常在遷移中，父親這時由襄陽鄉政人員訓練所分發為吉河聯保（鄉）處秘書，一輛牛車把全家拉到那裡，這裡我家有三個學生：我十一歲，吉河轄區鄉下姨奶家表妹十歲。我大妹七歲，在家吃飯、學校住宿，西向沙河的土寨東門內的關帝廟，住著最高行政機構聯保處，和最高學府吉河聯保小學：一個五年級班、一個一至四年級的複式班。一位鹿頭區的資深老校長史奎民；兩位棗陽縣城來的女教師王玉和李桂林，還有一位特殊王新波，他是聯保處的聯隊附，主管兵役和訓練壯丁。很多時候，他卻總

西給軍人是否抬價。他是王校長的族弟，我父親的金蘭友，包括我家他都隨便走動。是他騎自行車帶我到棗陽縣城，對寬大整齊的街道、和氣派的城市住宅，以及順城灣的渡船，留下矇矓的印象。不久武漢會戰展開，敵機炸棗陽，一九四四年冬我從軍前再次到棗陽，已經是一片互礫廢墟，一個殘壁角落，有人設點照像，我和一位老同學在這裡相遇拍下一幀以壯行色的合影。

（未完）

長壽十則

- 一、少車多步。
- 二、少欲多施。
- 三、少怒多笑。
- 四、少食多嚼。
- 五、少鹽多醋。
- 六、少言多行。
- 七、少衣多浴。
- 八、少煩多眠。
- 九、少糖多果。
- 十、少肉多菜。